

上海 新建筑

李翔宁 / 序

冯琼 刘津瑞 / 编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images
Publishing

上海 新建筑

李翔宁 / 序
冯琼 刘津瑞 / 编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images
Publish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新建筑 / 冯琼, 刘津瑞编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 - 7 - 5598 - 0555 - 3

I. ①上… II. ①冯… ②刘… III. ①建筑设计—案例—上海
IV. ①TU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28005 号

出品人: 刘广汉

责任编辑: 肖莉

助理编辑: 冯晓旭

版式设计: 马韵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 - 65200318 021 - 31260822 - 898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印刷

(广州市南沙区环市大道南路 334 号 邮政编码: 511458)

开本: 889mm × 1 194mm 1/16

印张: 18.5 字数: 95 千字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序 言：李翔宁

编 著：冯琮、刘津瑞

编写团队：立木设计研究室、郭岚、焦昕宇、
陈祺伟、吴文珂、罗迪、孙晓敏

冯琮，硕士毕业于同济大学城乡规划系，90后设计师，立木设计研究室创始人。她主要的实践领域包括城市更新设计和乡土遗产保护，除此之外，她致力于在异质混合的当代都市中寻找创作灵感，通过绘画和文字记录巨变中的中国。

刘津瑞，硕士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系，85后新锐建筑师、室内设计师。从大尺度的高层建筑到小尺度的室内改造，他的设计不拘一格，直切核心的空间问题，不雕琢而自有风味。在进行设计实践的同时，他还通过文字和评论探讨当代中国的城市和建筑问题。

Preface

前言

回顾世界大都市的崛起历程，18—19 世纪是巴黎伦敦的世纪，20 世纪是纽约的世纪，而上海的迅速发展被视为 21 世纪城市发展的标杆。在当今的流行语中，人们喜欢调侃着称上海为“魔都”。“魔都”一词来自于摩登都市的缩写，上海近代的“魔性”来自于近代化与传统文化的相互碰撞，这样的气质反映在上海近代“局部有序、整体无序”、多中心多系统混合叠加的城市结构上。可以说，早期“魔都”的魅力正是来自于无秩序、无定形、无规矩，各方势力的盘踞，也为这座城市的异质混合埋下了伏笔。

顶着“魔都”的称号一晃已过百年，上海虽然早已不是芥川龙之介陛下的那个“无秩序无统一之事”和“混沌的莫名奇妙之处”并存的冒险家乐园，但以刘翔和姚明为形象代言的上海速度和高度正为上海创造着新的传奇。有趣的是，与近代史上的无秩序相对应的，经历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大城市与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转型的上海，俨然成为国内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最先进的城市，并以秩序和规矩而闻名。“魔都”的魔性缓缓褪去，吴地文化的精致逐渐成为显像，与国际化的文化交融，这似乎让我们想起纽约城市蜕变的轨迹。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 30 年，中国的快速城市化是世界城市史上一个新的奇迹，作为中国门户的上海也不例外地实现了急速的城市扩张，2014 年，上海建设用地面积就已经达到 3100 平方千米。快速城市化的 30 年是中国对于西方建筑理论和城市思想“嚼碎”与“吞咽”的 30 年，我愿意把中国城市视作高吸附力的海绵，将人类文明史上城市的不同形态和特质吸收入自身的肌体，创造了一种中西方城市模式的异质混合体。¹ 随着高速度高密度的城市建设迅速进入拐点，上海似乎不再拥有那么多可以肆意抒写的空白空间，转型成为必然的选择。2016 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5—2040）纲要概要》中明确提出“建设用地零增长”的发展目标，也就是说未来上海的建设用地总量将锁死在 3200 平方千米，而城市更新将成为上海城市建设的新议题。从大拆大建到城市有机更新，甚至小尺度的“微更新”，上海正迅速转换着发展的思路。

本书所记录和讨论的 2013—2018 年，是上海市快速城市化之后的第一个缓冲期，对这一时期上海优秀建筑作品的讨论，既是对过去高歌猛进的回顾和思考，也尝试从中获取洞察未来的灵感。本书的理论部分结构精巧，文笔流畅，从“实用主义：栖居魔都”，到“集群实践：青浦嘉定的尾声”“全球互动：摩天楼 & SOHO”，再到“流的空间：开发大虹桥”，章节之间彼此独立，而又互相呼应，让人在阅读中思考良多。书中收录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新作，既有上海中心、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龙美术馆等大型地标作品，也有华鑫展示中心、池社、上海大戏院改造等小体量、高完成度的建筑作品。

贯穿本书的主线即上海从现代到当代的历程，跨越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建筑师群体上既有本土建筑师也有国外建筑师，空间上从郊区新城到历史城区。作者长期留心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并有效地组织为一个整体，同时也有批判性的观点呈现。本书在纷繁的时空线索中为我们梳理出了一个此时此地的上海。“实用主义：栖居魔都”关注曾经被大量忽视的居住建筑，在“背景建筑”中讨论了这座城市现代主义的缘起、碰撞和发展，以及对当下城市景观的“瞬间”塑造。“集群实践：青浦嘉定的尾声”关注一批本土建筑师的涌现和成长，并借此讨论在全球文明体系中，作者对于“中国性”和“地域性”新的洞察和思考。“全球互动：摩天楼 & SOHO”关注在上海发生的中西方非对称交流，以及在某种“拿来式”学习中发展起来的当下的建筑行业。“流的空间：开发大虹桥”是全书理论部分的高潮，作者大胆地提出了当下建筑学的共同困境及大都市的“流动”本质，探讨了对“流的空间”的研究指向建筑学未来的可能途径。

¹ Li Xiangning, 'Towards Chimerican Urbanism' in Peter Noever, Kimberli Meyer eds., Urban Future Manifestos [C], Ostfildern: Hatje Cantz, 2010.



2018 年 3 月 5 日

Contents 目录

.....

3	前言
6	实用主义：栖居魔都
6	一、背景建筑
10	二、居住：一种城市权利的象征
17	三、中国式实用主义
21	集群实践：青浦嘉定的尾声
21	一、青浦嘉定实践群像
30	二、后实验建筑
33	三、“断裂”重生
38	全球互动：摩天楼 & SOHO
38	一、“三件套”
42	二、SOHO 在上海
48	三、非对称交流
55	流的空间：开发大虹桥
56	一、另一种商务区
62	二、资本、传媒与当下的建筑学
65	三、大都市的本质：流动

【作品】

70	邬达克上海老建筑改造
76	八分园
86	一个人的美术馆

- 94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双语幼儿园
- 102 上海嘉定国际汽车城东方瑞仕幼儿园
- 110 崧淀路初中
- 120 德富路初中
- 130 上海嘉定桃李园实验学校
- 138 龙美术馆（西岸馆）
- 148 池社
- 154 华鑫慧享中心
- 160 Fab-Union 艺术空间
- 168 云展馆
- 174 华鑫展示中心
- 182 上海中心
- 190 虹口 SOHO
- 196 SOHO 复兴广场
- 202 龙湖虹桥天街
- 210 上海星荟中心
- 214 花瓣楼
- 218 上海宝业中心
- 224 刘海粟美术馆迁建工程
- 232 上海棋院
- 240 上海自然博物馆新馆
- 248 延安中路 816 号修缮及改扩建（解放日报社）
- 256 上海大戏院改造
- 262 韩天衡美术馆
- 270 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
- 280 松江广富林博物馆
- 286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

上海 新建建筑

李翔宁 / 序
冯琼 刘津瑞 / 编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images
Publishing

序 言：李翔宁
编 著：冯琮、刘津瑞
编写团队：立木设计研究室、郭岚、焦昕宇、
陈祺伟、吴文珂、罗迪、孙晓敏

冯琮，硕士毕业于同济大学城乡规划系，90后设计师，立木设计研究室创始人。她主要的实践领域包括城市更新设计和乡土遗产保护，除此之外，她致力于在异质混合的当代都市中寻找创作灵感，通过绘画和文字记录巨变中的中国。

刘津瑞，硕士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系，85后新锐建筑师、室内设计师。从大尺度的高层建筑到小尺度的室内改造，他的设计不拘一格，直切核心的空间问题，不雕琢而自有风味。在进行设计实践的同时，他还通过文字和评论探讨当代中国的城市和建筑问题。

Preface

前言

回顾世界大都市的崛起历程，18—19 世纪是巴黎伦敦的世纪，20 世纪是纽约的世纪，而上海的迅速发展被视为 21 世纪城市发展的标杆。在当今的流行语中，人们喜欢调侃着称上海为“魔都”。“魔都”一词来自于摩登都市的缩写，上海近代的“魔性”来自于近代化与传统文化的相互碰撞，这样的气质反映在上海近代“局部有序、整体无序”、多中心多系统混合叠加的城市结构上。可以说，早期“魔都”的魅力正是来自于无秩序、无定形、无规矩，各方势力的盘踞，也为这座城市的异质混合埋下了伏笔。

顶着“魔都”的称号一晃已过百年，上海虽然早已不是芥川龙之介陛下的那个“无秩序无统一之事”和“混沌的莫名其妙之处”并存的冒险家乐园，但以刘翔和姚明为形象代言的上海速度和高度正为上海创造着新的传奇。有趣的是，与近代史上的无秩序相对应的，经历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大城市与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转型的上海，俨然成为国内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最先进的城市，并以秩序和规矩而闻名。“魔都”的魔性缓缓褪去，吴地文化的精致逐渐成为显像，与国际化的文化交融，这似乎让我们想起纽约城市蜕变的轨迹。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 30 年，中国的快速城市化是世界城市史上一个新的奇迹，作为中国门户的上海也不例外地实现了急速的城市扩张，2014 年，上海建设用地面积就已经达到 3100 平方千米。快速城市化的 30 年是中国对于西方建筑理论和城市思想“嚼碎”与“吞咽”的 30 年，我愿意把中国城市视作高吸附力的海绵，将人类文明史上城市的不同形态和特质吸收入自身的肌体，创造了一种中西方城市模式的异质混合体。¹ 随着高速度高密度的城市建设迅速进入拐点，上海似乎不再拥有那么多可以肆意抒写的空白空间，转型成为必然的选择。2016 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5—2040）纲要概要》中明确提出“建设用地零增长”的发展目标，也就是说未来上海的建设用地总量将锁死在 3200 平方千米，而城市更新将成为上海城市建设的新议题。从大拆大建到城市有机更新，甚至小尺度的“微更新”，上海正迅速转换着发展的思路。

本书所记录和讨论的 2013—2018 年，是上海市快速城市化之后的第一个缓冲期，对这一时期上海优秀建筑作品的讨论，既是对过去高歌猛进的回顾和思考，也尝试从中获取洞察未来的灵感。本书的理论部分结构精巧，文笔流畅，从“实用主义：栖居魔都”，到“集群实践：青浦嘉定的尾声”“全球互动：摩天楼 & SOHO”，再到“流的空间：开发大虹桥”，章节之间彼此独立，而又互相呼应，让人在阅读中思考良多。书中收录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新作，既有上海中心、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龙美术馆等大型地标作品，也有华鑫展示中心、池社、上海大戏院改造等小体量、高完成度的建筑作品。

贯穿本书的主线即上海从现代到当代的历程，跨越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建筑师群体上既有本土建筑师也有国外建筑师，空间上从郊区新城到历史城区。作者长期留心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并有效地组织为一个整体，同时也有批判性的观点呈现。本书在纷繁的时空线索中为我们梳理出了一个此时此地的上海。“实用主义：栖居魔都”关注曾经被大量忽视的居住建筑，在“背景建筑”中讨论了这座城市现代主义的缘起、碰撞和发展，以及对当下城市景观的“瞬间”塑造。“集群实践：青浦嘉定的尾声”关注一批本土建筑师的涌现和成长，并借此讨论在全球文明体系中，作者对于“中国性”和“地域性”新的洞察和思考。“全球互动：摩天楼 & SOHO”关注在上海发生的中西方非对称交流，以及在某种“拿来式”学习中发展起来的当下的建筑行业。“流的空间：开发大虹桥”是全书理论部分的高潮，作者大胆地提出了当下建筑学的共同困境及大都市的“流动”本质，探讨了对“流的空间”的研究指向建筑学未来的可能途径。

¹ Li Xiangning, 'Towards Chimerican Urbanism' in Peter Noever, Kimberli Meyer eds., Urban Future Manifestos [C]. Ostfildern: Hatje Cantz, 2010.



2018 年 3 月 5 日

Contents 目录

3	前言
6	实用主义：栖居魔都
6	一、背景建筑
10	二、居住：一种城市权利的象征
17	三、中国式实用主义
21	集群实践：青浦嘉定的尾声
21	一、青浦嘉定实践群像
30	二、后实验建筑
33	三、“断裂”重生
38	全球互动：摩天楼 & SOHO
38	一、“三件套”
42	二、SOHO 在上海
48	三、非对称交流
55	流的空间：开发大虹桥
56	一、另一种商务区
62	二、资本、传媒与当下的建筑学
65	三、大都市的本质：流动

【作品】

70	邬达克上海老建筑改造
76	八分园
86	一个人的美术馆

94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双语幼儿园
102	上海嘉定国际汽车城东方瑞仕幼儿园
110	崧淀路初中
120	德富路初中
130	上海嘉定桃李园实验学校
138	龙美术馆（西岸馆）
148	池社
154	华鑫慧享中心
160	Fab-Union 艺术空间
168	云展馆
174	华鑫展示中心
182	上海中心
190	虹口 SOHO
196	SOHO 复兴广场
202	龙湖虹桥天街
210	上海星荟中心
214	花瓣楼
218	上海宝业中心
224	刘海粟美术馆迁建工程
232	上海棋院
240	上海自然博物馆新馆
248	延安中路 816 号修缮及改扩建（解放日报社）
256	上海大戏院改造
262	韩天衡美术馆
270	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
280	松江广富林博物馆
286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

实用主义： 栖居魔都

在空中鸟瞰上海的时候，高密度蔓延的都市景观中，除了跳脱出来表征结构的黄浦江和高架路之外，整个城市呈现出一种均质的状态。少数地标建筑混杂在大量的背景建筑中，城市面目变得看不清楚，这是一种并不愉悦的体验。在评论家的视野中，作为背景的居住建筑被刻意地忽视了，它们大多只是有着不同装饰的相似结构，让城市变得千篇一律。然而，站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不得不重新检视一下这些曾经被大量忽视的居住建筑，它们见证着这座城市的现代主义缘起、碰撞和发展，也形成着城市的基础景观，而这中间很多复杂的缘由并不是简单的土地制度所能够概括的，其中蕴藏着丰富的细节。

一、背景建筑

在主流设计媒体和评论家们重公建而轻住宅的今天，城市中的居住建筑在“建筑学”话语中被日益边缘化。尽管已经高度商品化的居住建筑设计市场能够提供丰厚的产值，但一方面这些工作大多被大型专业化设计公司所承担，个人明星建筑师们很难在其中分一杯羹，另一方面这些工作看起来并不“酷”，与海内外建筑媒体和明星建筑师们想要追求的时尚标志、格调品味、人文关怀或者特立独行都不沾边。然而，毋庸置疑，居住建筑是城市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当下“建筑学”对居住建筑的忽视无异于鸵鸟姿态。居住建筑已经形成了中国城市的景观风貌，也被视为“千城一面”的重要元凶。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到现在，野蛮增长的住宅市场创造了大量的设计工作，但由于重复性高且对创新要求低，此类项目被建筑师们戏称为“产值”。随意抽取近 10 年上海新建楼盘的名字就可以发现两种主流的取向，一种是用如“罗马”“托斯卡纳”等国外地名表达洋气，另一种是则用如“君”“御”“府”等中国风字眼彰显尊贵。这两种主流的审美取向，居住建筑混合着各种风格扑面而来，然而吊诡的是，在表皮风格迥异多变的同时，建筑关系却恪守着南北朝向、行列布局的教科书模板。居住是人们存在状态的总和，也是城市社会交往的基础。恩斯特·卡西尔认为“人被宣称为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生存状况的存在物”¹。居住是我们认知一个城市的起点。在本文的讨论中，我们将居住建筑称为“背景建筑”，它们数量巨大然而面目相近，它们是城市巨幕中的背景，却已经改变了我们感知和观看城市的体验。

这种行列布局缘起于欧洲，虽然在二战后西方各国都有所实践（尤其是为了消耗二战后的军工产能），但西方国家的实践普遍集中在城市周围的郊区，形成以预制混凝土板为重要特征的“大板”建筑组成的大型居住区²，这种松散、均质的布局形式在后现代主义批判的影响下逐渐被废止³。不过这种行列布局形式却在当代中国形成燎原之势，彻底改变了大量城市中心城区的景观。建筑与城市的变革往往在关键的时间点一触即发，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里说过：“1918 年的欧洲不同于 1914 年的欧洲，就像 1815 年的欧洲不同于 1789 年的欧洲一样。”⁴现代建筑运动在一战后的废墟中快速发展，其中 CIAM 的几次会议是其中最重要的集体表达，也在这样的讨论中，现代主义建筑师们达成共识——行列式是最经济、最科学的布局方式。

1929 年，CIAM 第二次会议则着重于“最低限住宅”，格罗皮乌斯在“最低限住宅的社会基础”的讲座中提出合作与共有时代中对于家庭关系的解构，认为城市住宅未来的方向一定是多层多户的集合住宅；1930 年，CIAM 第三次会议的主题是合理的地块开发，在这次会议中建筑师们关于低层、多层、高层建筑的适用性并没有达成完全的共识⁵。会议中，柯布西耶提出了他的“光辉城市”的规划方案，这个以高层集合住宅

1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 根据维基百科解释，Plattenbau 是由混凝土预制建造的永久性建筑，一般我们认为是“大板”建筑组成的居住区。

3 在德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制度的欧洲国家，这种形式的居住区在战后的城市郊区大量兴建，一般为低收入阶层和外来移民的住所，由于人口结构、居住隔离等原因成为城市中犯罪率较高的地区。伴随着后现代主义批判的兴起，这类住宅区由于单调、抽象而受到批判，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欧洲国家并没停止这类居住区的建设。虽然这类居住区空置率不高，却是社会问题集中爆发的地区，2005 年巴黎暴乱大多数都是在这类居住区内发生。

4 [美]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 年以前的世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5 [美]肯尼斯·弗兰姆普敦（著），《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M]，张钦楠（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

和大片绿地道路为特征的城市形态也成了现代主义建筑理论中最突出的规划方案，“融汇了傅里叶的知识精英社会模式、苏维埃式的社会实验、戛涅的工业城市布局、强调自律和自我解放的胡格诺清教精神、孔德的实证主义传统，以及作为艺术家的柯布西耶对资产阶级贫弱趣味的反感和批评”⁶，以至于在今天的中国城市中能够寻找到完美地复刻，尽管所秉承的价值理念已与柯布西耶的克己自律全然不同。

站在当下“千城一面”的中国城市中，我们可以找到千万种理由批判现代主义建筑的标准化和物质性对于城市活力和魅力的伤害，但不可否认的是，行列式布局在现代主义建筑诞生时的先进性。现代主义建筑师们在那个时代已经意识到住宅本质上是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只有通过标准化、工业化的建造来降低成本，才有可能提供当时的工人阶级可支付的住宅，也只有强调阳光和通风，才能够应对当时城市聚居中最严重的卫生问题。泰勒主义的建造工作能够创造出均质的居住空间，其中包含对平等、自由、开放的价值观的彰显。这种价值观在 20 世纪初是困境中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生发出的极其重要的思潮。格罗皮乌斯在他的《新建筑与包豪斯》中提出：“不过在所有这些富有趣味的工作中，我最关注的问题是，为收入最低的社会阶层提供最起码的栖身之处；为中产阶级提供经济性配置的独立单元；以及每种住房应该采用什么结构形式才合理——高层大楼、中层公寓式建筑、还是小型的独栋住宅。而在这些问题背后，仍然是整个城市作为一个有规划的有机体，其合理形式的问题。”⁷在这本书中，格罗皮乌斯在一块尺寸约为 152.4 米 × 228.6 米的空地上讨论建造南北朝向的独立式公寓大楼，并在其中针对分别是 2、3、4、5、6 和 10 层的住宅提供生活空间和绿化空间，认为 10 ~ 12 层的公寓大楼能够在为居室提供日照的同时，为城市带来更多的公共活动空间。住宅建筑的南北朝向、行列布局开始成为现代主义建筑的一种集体认识。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行列式主要借助于现代日照标准作用于城市，其中包括消极义务的阳光权调节和积极义务的设计规范⁸。早在罗马法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以消除消极影响为基础的“古典阳光权”（11 世纪），亨利·索瓦热在 20 世纪初设计的多层阶梯式住宅是“古典阳光权”的最后回响。现代日照标准是在一战之后确立的，1925 年，弗兰茨·克劳泽提出日照有效值的概念；1928 年，列·巴德的《城市规划学》中提出日照取决于地理位置、建筑朝向等因素；1932 年，CIAM 第四次会议上提出应保证住房日照，并规定每天不少于 2 小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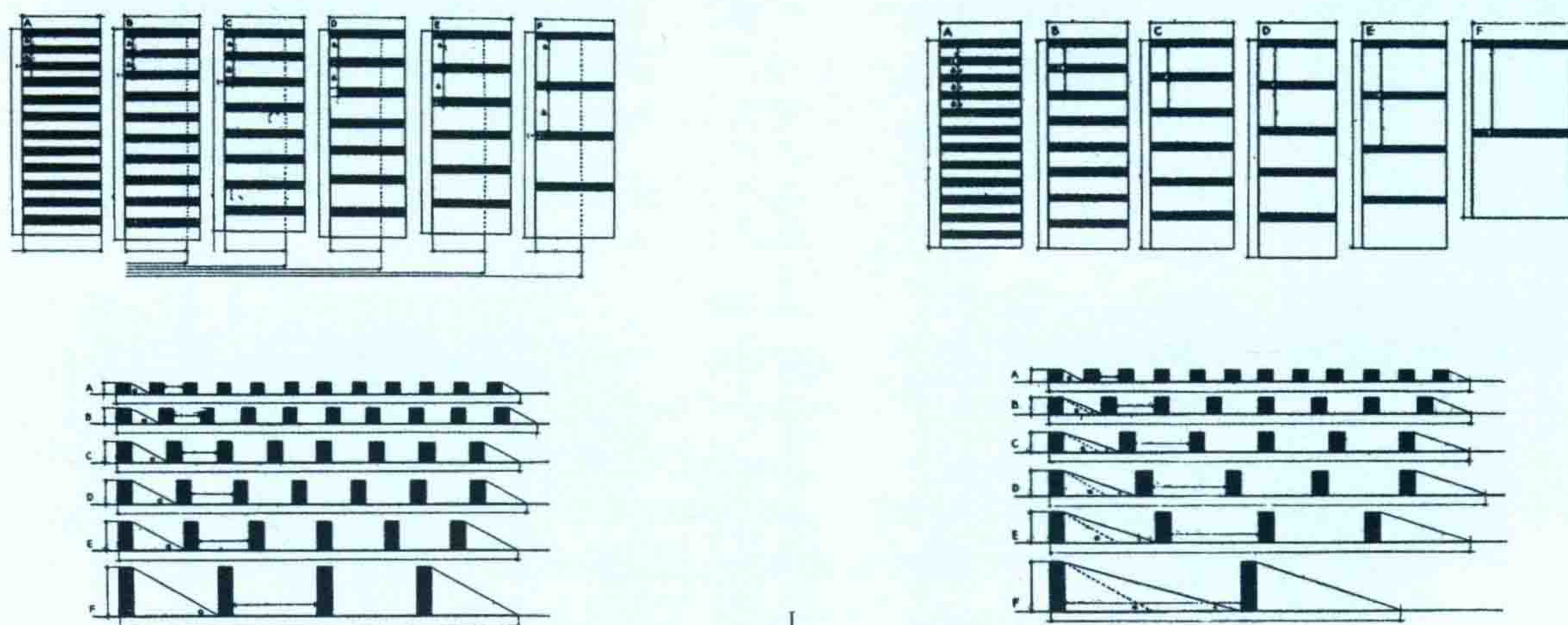
6 王又佳，金秋野，克己之城：光辉城市中的批评立场兼论柯布西耶的城市理念 [J]. 建筑学报，2012.

7 [德] 沃尔特·格罗皮乌斯，新建筑与包豪斯 [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

8 王孟永，王伟强，射入建筑的采光与日照——1830 年代至 1930 年代光照标准的演进历程与启示 [J]. 城市规划，2014（9）.

9 [德] 沃尔特·格罗皮乌斯，新建筑与包豪斯 [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

图 1 格罗皮乌斯的建筑排列方式比较⁹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行列式和围合式的讨论一直是中国居住区设计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一般认为行列式更适应传统观念里对于通风和采光的要求，但是围合式更能够形成良好的城市界面。南北朝向是我国居住空间布局的基本原则，根据现代日照标准中关于建筑朝向和阳光角度的研究，南北朝向、行列排布时可以通过最小的间距使后排建筑获得足够日照，这是古老智慧在现代建筑思想中的沿袭。现代日照标准伴随着现代建筑思想一同进入中国，在《大上海都市计划》二稿报告中已经有根据上海的经纬度计算出的单栋房屋冬至日不少于 4 小时日照控制的规定¹⁰。1949 年之后，我国的现代日照标准在苏联的影响下逐渐成形¹¹。此外，中国的现代居住区设计也深受邻里单位思想的影响。这一思想一方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由当时留欧留美的建筑师和外国建筑师带到了中国¹²，这在当时的圣约翰大学城市规划课程教案¹³和《大上海都市计划》中都有体现；而另一方面，这一思想也同时在苏联被发展为小区模式，继而在 1949 年之后由苏联专家带到中国。1952 年，苏联专家穆欣、阿谢普可夫、巴拉金、克拉夫秋克等人在中国普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等建筑理论。在当时“一边倒”政策的影响下，苏联的居住区设计思想也成为当时的蓝本。《中国现代城市住宅：1840—2000》一书中将此表述为：“1949—1978 年的中国住宅规划设计思想发展基本上是围绕为工业化发展服务，以苏联模式为蓝本的波动。”¹⁴苏联的街坊模式具有典型的围合式特征，强调秩序和轴线，确保街区内部的安静。1953 年建成的北京百万庄小区规划中能够明显地看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建筑师张开济运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的划分，将当时居住的秩序、社会的秩序乃至国家的顺序完美地安排在一个现代化居住区的方案中，这样的严谨规整既回应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庄重感，又能够彰显社会主义新政权的秩序感。

然而，上海建国伊始的住宅区设计实质上是在延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对邻里单位和现代主义的研究。1951 年竣工的曹杨一村是典型的以地形为基础的行列式布局，不仅经济适用、美观大方，还能够适应上海的气候条件。但是在 1952 年苏联的居住区规划思想引入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曹杨新村被作为“资本主义城市规划思想的体现”而进行批判，在后续的曹杨新村建设中可以看到受苏联影响而产生的局部的围合式布局。在 1954 年底，苏联也开始对斯大林式的纪念性空间展开批评，并引发了 1955 年中国的“反浪费运动”，因而建筑布局又重回以行列式为主，并且在其中通过灵活的单元组合来实现变化。这个时期建筑思想的反复严重打击了中国建筑的创作，也让建筑创作更加依附于意识形态，在此之后的很长时间内，中国的建筑设计一蹶不振，并且只能小心地在“现代主义”和“原功能主义”之间的夹缝中游走，避免触碰到资本主义、形式主义等雷区。在住宅建筑和居住区设计上则体现为更少的装饰和更集体化的空间，使居住区更加成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载体和社会治理的空间单元。

为了打破行列式布局所带来的单一刻板的空间感受，当时大量的居住区设计都采取了混合式的布局方案，例如在 1963 年番茄弄小区改造中，除了平行行列式之外还穿插了点式布局和变形的周边式，以获得更为丰富的空间效果。而后来的曹杨新村改建也大量使用了较短的行列式和点式。即便是经过了这样的种种努力，在这个时期，上海所建造的数百个工人新村还是在当时中心城区的外围形成了另外一种城市景观，表征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大城市对于秩序和规整的要求。总的来说，出于当时工人新村较低的住宅标准限制，南北朝向、行列布局能够充分地利用冬季宝贵的日照和避免西晒的问题，能够在建筑保暖等技术水平较低的状况下提供最适宜的居住条件，因而行列式布局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实践和争论中逐渐成为主流范式。

10 《鲍立克在上海—近代中国大都市的战后规划与重建》中讲到：“除了注意对建屋数量控制不超过计划人口密度之外，还要保证日照间距，按照单栋房屋冬至日不少于 4 小时日照控制。”

11 目前日照标准主要体现在《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住宅建筑规范》，以及《物权法》中关于“阳光权”的规定。2007 年，我国颁布实施了《物权法》，在第 89 条中第一次明确规定了“阳光权”，并且赋予了工程建设标准进行更加具体的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指出，住宅间距，应以满足日照要求为基础，综合考虑采光、通风、消防、防灾、管线埋设、视觉卫生等要求确定。如果地处 I、II、III、VII 气候区，大城市住宅建筑不应低于大寒日 2 小时的日照标准，中小城市住宅建筑不应低于大寒日 3 小时的日照标准。《住宅建筑规范》：住宅应充分利用外部环境提供的日照条件，每套住宅至少有一个居住空间能获得冬季日照。

12 曹杨新村的设计师汪定曾：“那时，我们这些欧美归国的建筑师，头脑中一直想的是欧美盛行的邻里单位思想，就是在社区的中心造公共建筑，比如学校、银行、邮局等，然后在周边造居民房。”

13 侯丽，王宜兵，鲍立克在上海—近代中国大都市的战后规划与重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

14 吕俊华，彼得·罗，张杰，中国现代城市住宅 1840—2000[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发展初期，房屋结合地形布置，没有显著的院落，曹杨新村即属于此类型。1952 年行列房屋的集居组合中有集中的绿地；1953 年行列与曲尺形房屋渗和组合，空间的组织比较有变化；1954 年封闭性的院落周边组合，通风与朝向欠佳，院落内弄路互成直角，不切实用，同时内部空间绿地与外界中断；1955—1956 年街坊内大部分房屋皆采取好的朝向，为了照顾街景而混合组合；1957 年街坊房屋布置更能在照顾朝向与通风的原则下依自然地形取得多样性的变化。

——《上海沪东住宅区规划设计的探讨》¹⁵



图 2 上海 20 世纪 50 年代住宅形制变化图¹⁶

另外，我们的建筑条件还不是很高，夏季的防晒隔热设备和冬季的取暖设备还不好，还不很高；居住设计指标也不高，大约平均每一居民 4 平方米左右，每户的居室很少，面积也比较小。朝东西向布置居住建筑时（按周边式的布置，居住建筑将沿四周街道布置，不可避免地会使一定数量的居住建筑朝东西向），一方面，失去了良好的日照；另一方面，在夏天则热不可耐，如处蒸笼，房间小而少，没有退路可逃。到冬天则寒风凛冽，阴森森的，这种滋味是十分难受的。假如我们深入地去体会，就能获得深刻的印象。这种生活上的不适用也就是一种严重的浪费现象。

——《关于居住建筑布置方案的讨论》¹⁷

组团、小区、居住区的三级结构基本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成型，其中组团是几幢住宅楼围绕食堂组织形成的基础单元；小区则会在一些组团的中心或者边缘设置菜市场、小学等；而居住区则会配建商店、中学、邮局等高等级服务设施。居住区按照服务半径分级配置公共服务设施的原则被固定下来，这一原则具有极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小区的组织结构应与行政组织（如公社组织）密切配合，以便管理。”¹⁸ 每个居住小区设置居民委员会以管理居民生活，形成了秩序和等级严明的组织结构。居住单元与生产单元、教育单元一起，构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城市的三大基础，并且在空间形式上将这种社会组织进行强化。在当时的居住区中，人们的起居、劳动、饮食等活动都被有序地管理起来，个人主义被完全地压制了，集体意识是至高无上的社会生活准则。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住宅逐步市场化之后，原有集体主义时期体现均等与秩序的设计原则转而适应了市场对于“均好性”的销售要求。小区模式由于其良好的私密性和庇护性而备受推崇，行列式封闭住区成为首选。公有制时期形成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和市场化之后的极端“个人主义”精神实现了完美的无缝对接，继而这种行列式封闭住区借助市场的力量广泛地复制。尤其是在市场实践中，东西向和非封闭的住宅在市场上非常不受欢迎，倒逼发展商进一步统一在上述范式中。同时设计规范上对于居住区绿地率的严格要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中心城区绿地不足的压力，但却导致了高层低密度高绿地率的行列式封闭住宅区的泛滥，尤其是在中心城区的“推广式”改造中，高层低密度肌理取代了原先的低层高密度肌理。据统计，上海市中心城区高层建筑总数在 1999 年底就已经达到了 3185 幢，与此同时，原有的城市肌理遭到了严重破坏。伴随着大量的封闭式小区的营造，中心城区的道路面积比也在降低。在

15 徐景猷，方润秋，上海沪东住宅区规划设计的研讨[J]，建筑学报，1958（1）：3—11。
16 图片引用自《上海沪东住宅区规划设计的探讨》一文。
17 纪平，关于居住建筑布置方案的讨论[J]，建筑学报，1956（02）：103—107。
18 汪定曾，徐荣春，居住建筑规划设计中几个问题的探讨[J]，建筑学报，1962（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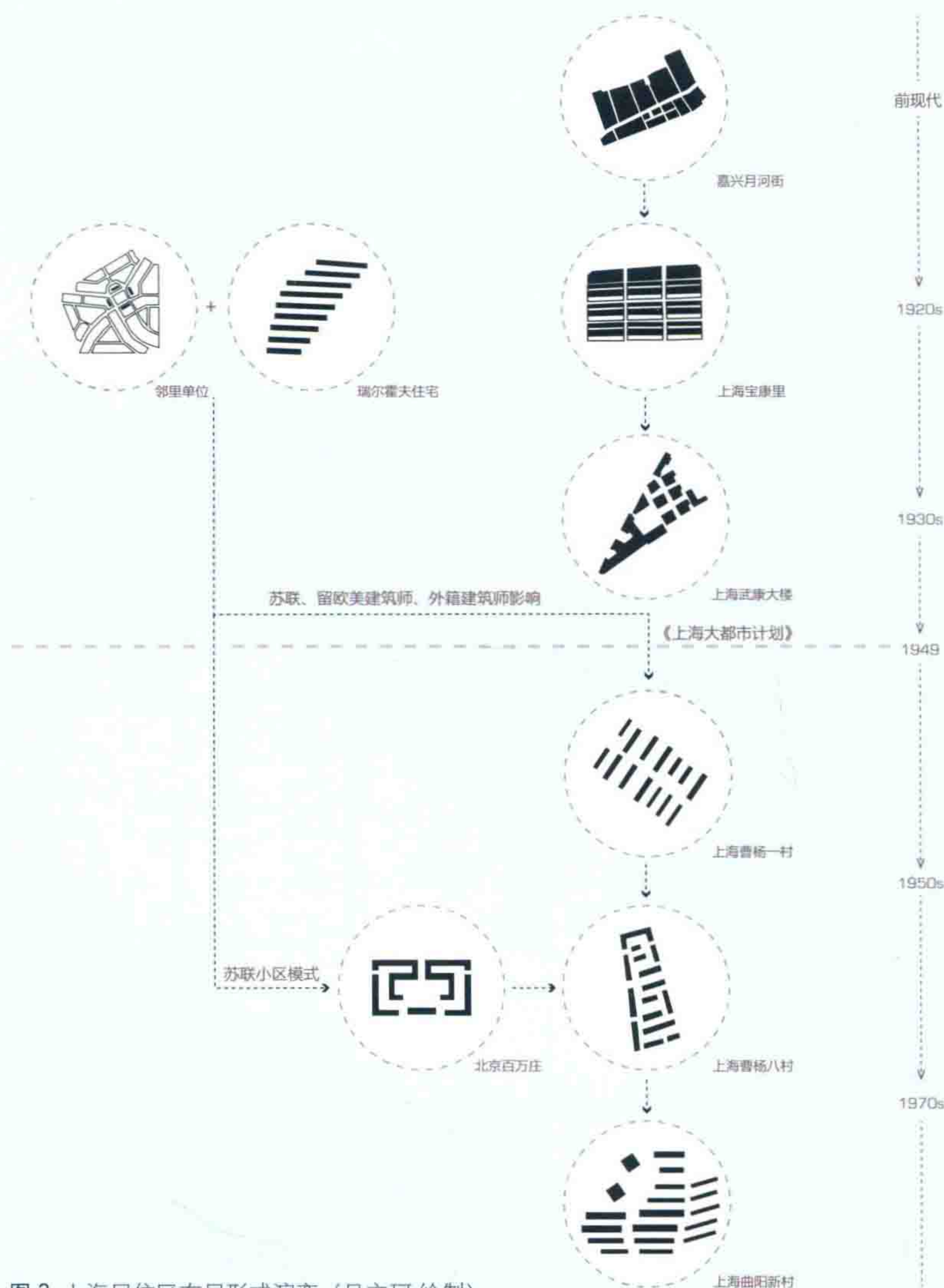


图3 上海居住区布局形式演变（吴文珂 绘制）

实际的商品住宅项目中，日趋严格的日照审批使得设计人员更难在空间布局上进行创新，无论是这个时期土地出让时对于较大街坊的鼓励，还是对封闭式小区的推崇，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国式的居住空间。

二、居住：一种城市权利的象征

近代以前江南地区就已经形成了发达的商品交换网络，这个网络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为基础，只是其中交换的轻工业产品并非由“矿石燃料”所支持的机器生产所得，而是基于精巧的手工劳作。“由于这种地位，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的地区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中，江南逐渐成为附加值高的轻工业产品的生产中心。”¹⁹ 古老的文明在有限的土地供给下，不断生发出能够哺育更多人口的生产关系，这是一种自我平衡的城乡体系。此时，上海还只是长江入海口的小县城。然而在当时的欧洲，工业革命引发了人类所有活动领域的剧烈变化，工业化大生产的集聚效应推动了人口大规模向城市集中。由于率先开始工业革命，英国在19世纪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帝国，人口分布也由1801年的1/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变成了1901年的4/5的人口居

¹⁹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 1550—1850 年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